

中学生活杂忆

朱邦芬 65 届

结缘位育

我 1960 年小学毕业考入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（现恢复原名上海市位育中学）。那时，我家住在淮海西路，离南洋模范中学很近。一些人曾建议我考南模，可是，当我听说位育中学准备实行“五年一贯制”，我马上就自作主张，报考了位育中学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中小学各要学六年，对我来说学制太长了。以后，我的三个弟弟受我影响，也都上了位育中学。后来回想，我很幸运，做出了这个关键的、影响我人生道路的选择。

位育回忆

位育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文化氛围，一种无形的传统力量，以及她的老师和学生们。记得郭沫若在他的“洪波曲”中曾回忆道，他全家于抗战结束后到上海，要为孩子挑一个学校，黄炎培向他推荐位育中学，说孩子在这个学校不会学坏。的确如此，正如她的源自《中庸》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的校名所揭示，位育代表着正道、向上和发展。

“任老（即黄炎培）对我说……假使谁有子女的话，他（即董事长蒯延芳）所创办的位育是值得推荐的，你可以安心把子弟寄托在那儿……”

——引自郭沫若《洪波曲》

上海市位育中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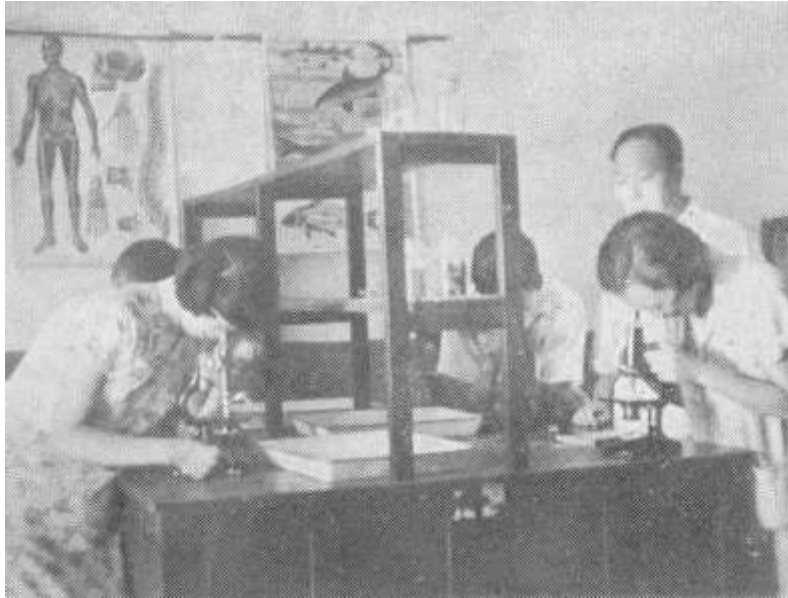
忆老师

位育中学有一批好老师。中学五年，我都在（2）班，教过我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教师有朱家泽、李莲宝、黄孟莊、章寿朴、戴筱尧、陈文丽、陈文翰、蔡光天等老师。他们教学特别认真，富有经验，有自己独特的一套。他们特别善于讲课，以后到了大学，我发现，就讲课的艺术性而言，这些老师与最好的大学教授相比，一点也不逊色。朱家泽老师当时是副校长，又教我们的政治课。他是一位教育家，他讲的政治课和做的全校大会报告十分生动。他注重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，培养我们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而不是说一些空洞的“八股”和教条。教我物理的李莲宝老师，虽然上课喜欢来个“突然袭击”，欣赏许多同学回答不出问题而“插蜡烛”的场景，喜欢在听同学错误回答时表现出一种似笑非笑，令人莫测高深的表情，但是他特别善于“抠”物理概念。在讲力学时，他反复要我们弄清楚谁给谁施加的力。以后我到了大学上普通物理时，我感到在物理概念上，李老师早就使我“昭昭”。大学讲力学课的老师，虽是一位全国名师，但与李老师比较，无非多了些微积分而已。



在老教师的传帮带下，位育中学更有一批出色的青年教师。给我上主课的许多老师是经验不多的青年教师，如教高中解析几何和三角的曹建中老师，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教我化学的黄承海、一直教我俄语的殷蔚芷两位老师，开始给我上课时都刚刚大学毕业。五年中，我的班主任朱应谷（中

一)，赵继踪（中二）和黄承海（中三到中五）老师，也都是年轻人。这些青年教师教学和工作特别的热情和认真，还组织起各种课外活动。曹建中老师高高的笔挺的身材，在黑板上徒手画的大圆，连同他每天在单双杠上的“摆浪”，成为位育中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

忆同窗

我们这届五年制同学，初中八个班，高中重新分成四个班，整个年级的同学之间都很熟悉。当时的学风非常好，大家互相帮助，追求学得更多一点，更主动一点，为祖国掌握更多的本领，而不太在意分数。我那时是学习委员，每天我都在黑板边上写上一道数学题，叫做“每日一题”，大家

兴致勃勃地做题和讨论。我也曾长期辅导过几位学习有困难的同学，充当起“小先生”，虽然效果不见得好，但花了不少功夫，自问是尽了心的。当时我们的学习负担不重，每天都要打排球或篮球，每到全校排球联赛，或有校队比赛，整个操场如同过节一般。总体上，我们的班集体还是比较“和谐”和温暖的。我们毕业时，我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影响，报考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，我们这届考上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交大、哈军工的同学非常多。这些也成为五年制教学改革成功的标志之一。



转瞬之间，我们已经毕业 40 年了。人的回忆具有选择性，追忆往事如同酿酒，种种苦涩之事，随着时间而发酵，慢慢化为醇酒。如今，许多老师的特征、个性、逸事，依然清清楚楚，浮现在眼前。谨以此短文，献给最敬爱的、培养我们的园丁们。

(节选自《1965 届五年一贯制教改试点班毕业 40 周年纪念刊》)